



四十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高考

——我的高考经历

金小庆 / 文

应惠忠 龚锐 王卫 / 文字整理 赵祥 / 插图

夏季的一个清晨，同往常一样，我和夫人饮过早茶，在住宅大厦的大堂等电梯。这时候感人的一幕突然吸引了我的目光：一位白发苍苍的邻居（目测应有七十岁以上了）怀抱着一只硕大的狗缓缓地大门外走进来。或许是看到我向他投去不解的眼神，他主动和我说这是他养的一只狗，年龄已经相当于人类一百多岁了，现在已经不良于行。为了让这只陪伴他多年的狗可以快乐地走完自己的一生，他仍旧坚持每天带着狗下楼，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散步，而是看看外面的世界。邻居讲得很淡然，但我却已经热泪盈眶。此时此刻，没人能够知道我是多么感触良多，因为这一幕唤醒了我沉睡四十年的记忆。

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我出生在五十年代末，在人生成长中的最佳读书时期，我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小学和中学阶段是在一片混乱中度过，和数理化几乎没有多少交集。1976年我中学毕业后，和全国大多数城市青年一样，不得不告别了城市生活，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农村的贫穷、农活的艰苦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农村基本没有电，点煤油灯；没有自来水，把小池塘里的水挑回来倒在水缸里，再放入明矾净化河水，一缸水用完后，缸底总是有厚厚一层水垢；没有煤炉，更没有天然气了，就用稻草烧大灶，煮饭、炒菜、烧水全是一口大锅。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一个新名词“插队知青”诞生了，插队知青的人称都用一个“小”字，如小张、小李、小金，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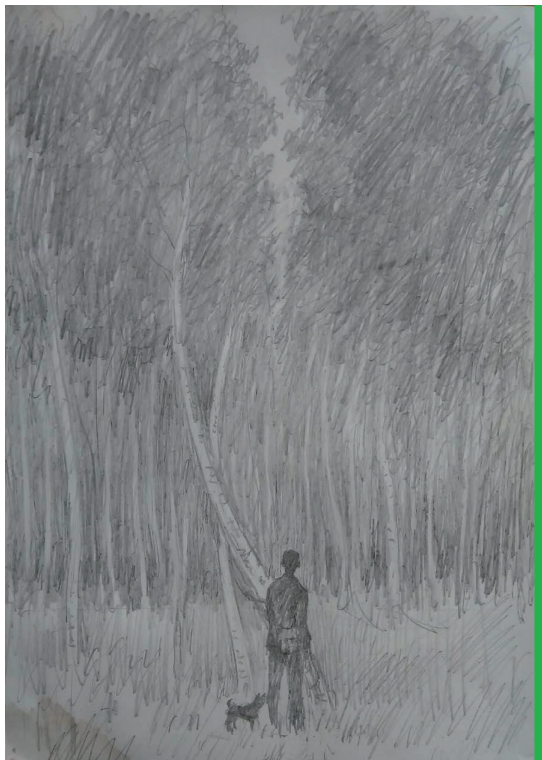
我插队在江苏省南京市郊的六合县马鞍公社汪杨大队汪杨生产队。在生产队干了不久，我就被调到了汪杨大队林业队派去看树林。一个长约五百米、宽约二十米的围埂上种了不少树。当年的偷树贼可真不少（其实现也在一样）。让我看树林还有一个原因是让我有时间参加六合县篮球队的训练与比赛活动。

白天基本无事，晚上则是身负重任要巡夜防小偷，应该说是黑白颠倒。为了看树林我养了一只小狗作伴，取英文名：Dog。Dog 忠心耿耿，跟着我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我上大学后，还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看过它，虽然已经分离了一段时间，当我再次出现在 Dog 面前时，它一下子就认出我来，Dog 扑上来又叫又跳，摇头摆尾地兴奋不已，我也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眼含热泪紧紧地把它抱在怀里。后来听说农民把 Dog 吃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生产队了。当我知道 Dog 没了的那一刻，我拿着那张我抱着 Dog 坐在围埂上的照片，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止不住地落下来，可惜的是那张照片现在也没了踪影。时至今日，我坚决不养宠物尤其是狗，因为我不想再一次经历失去 Dog 的悲伤。狗的生命最多只有二十几年啊！记得罗兰夫人曾说过：“接触的人越多，发现自己就越喜欢狗。”

当年围埂上，蛇鼠蚊虫，一到晚上铺天盖地。夜晚巡逻的时候，不管我走到哪里，Dog 永远跟在我身边（见图一）。Dog 同我一样，都是从南京城来六合县插队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狗）啊！只要有好吃的东西，我一定不会忘记它。有危险的时候，如遇到蛇，Dog 总是冲在前面狂吠不已，提醒我有危险。汪杨大队党支部李书记曾说过：“小金看了一年树林子，芦苇都没少一根！”围埂临近汪杨大队马云生产队，因此我常去马云生产队的知青之家串门，与那里的知青应惠忠成了一生的好兄弟。

1977 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一年，邓小平复出了！“邓大人的复出，是民意不可欺，军心不可辱啊！”（引自电影《甲午风云》）他复出后干的第一件伟大的事就是决定恢复高考。很快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悄悄地传了出来，我们这些知青听到后都欣喜若狂，这可救了我们这帮插队知青的命啦！邓大人给我们的前途和命运带了光明和希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邓小平的伟大。记得当时流传邓小平借用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对杨子荣说的一句话对知识分子们说：“老九不能走啊！”（文革中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自此之后，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莘莘学子进入了中国的高等学府。在这些莘莘学子中，有很多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中流砥柱，为中国及世界的科技、经济等多方面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在文革中全国各大学停办了。后来大学开始招一些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尤其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后，所有考试一律取消，全部靠所谓“推荐”才能上大学。那时有个知青外号叫卢呆，和我们插队在一起。他早想通过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渠道来上大学，一直做着上大学的美梦，并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被推荐。此人中学时期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下农村插队后，卢呆很快混上了一个公社监督员。平时不干农活，到处惹事生非、瞎折腾。现在听说要通过考试才能上大学，这一下他可傻了眼，他也只好硬着头



图一

皮开始看书复习了。记得他抱了一本平面几何书，死活看不懂，于是便假装考我们来问我们他做不出的题目。开始时我们都以为卢呆基础知识扎实，高考入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才发现他是不懂装懂，以考我们为名，求答案为实。我们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将我们知道的、或不完全知道的全告诉他。此时此刻，互相帮助、携手共度难关方显英雄本色。

马云生产队的知青之家有电灯，所以知青们常来这里看书复习。其实当时根本就是在拼记忆力，很多东西还没理解，或者说根本没时间去理解，也没人讲解，就必须死记硬背，与时间赛跑，一直往前冲！要知道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文革，全国基本上没有正常的中小学教育。而这十年就是我从八岁到十八岁的十年啊！看着一本本我母亲从南京寄来的中学课本，我恨不得一口把这些知识像吃老鹅一样吞下肚子。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我们自觉地组成学习小组，各自负责一部分学习内容，先自学，再互相交流学习成果，讨论重点内容及难点知识。这一做法使我们的学习进度加快了、学习效率提高了。特别是对数学课程的学习，效果显著。我负责代数、龚锐负责三角函数、应惠忠负责平面几何。平时找时间自学，有机会时就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共同切磋。由于一开始高考消息还不确定，我们只能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还要避人耳目地看书学习，防止有人向生产队长举报，认为我们不安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安心务农，想远走高飞。那时农村电灯时有时无，农忙时期停电是常事。没有电时，我们就在煤油灯下看书做习题，每天至凌晨一、二点才休息。早上起来鼻子里全是黑灰，眼睛通红，个个都像杀红眼的澳门赌徒，也许那时我就与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段日子虽然艰辛，但想到未来，想到我们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离开农村的梦想，我们咬紧牙关拼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们终于等到了高考报名日。当时报考大学必须由生产大队出具证明，所以知青们是绝对不敢不干农活而只顾专心读书的。盼着盼着，伟大的1977年高考终于来到了！

一战高考 1977

话说1977年高考在江苏分成两试：初试与复试。初试由南京市组织我们集中在马鞍公社中学考试。由于马鞍公社中学离汪杨大队很远，步行需要一小时，所以为了保证按时参加考试，我们前一天下午就赶到公社中学附近的一个知青之家落脚。由于知青之家条件简陋，晚上根本无法容留十几人住宿，所以大家就聚在一起侃大山，天南地北胡吹海聊，个个畅谈高考志愿，非北大、南大不上。可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根本不知天高地厚。到了下半夜，一个个真的累了，东倒西歪地迷糊了一会。天亮后，抖擞精神上战（考）场。

初试考三科：数学、政治和语文。记得第一科是数学，当考卷派下来的时候，紧张的心情也就平静下来，高考真正开始了。公社中学的条件非常差，竟然桌子与凳子几乎一样高。因我有一米九二的身高，考试的时候像一颗大虾米一样弯成一个月亮形（见图二）。初试的数学科不太难，有一题列方程解应用题，